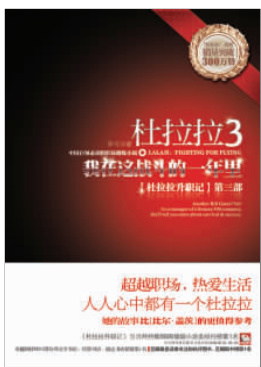




5

拉拉所知超出了陈杰的预计

《杜拉拉升职记》第三部



《杜拉拉3:我在这一战的一年里》

◆出版社:江苏文艺出版社
◆作者:李可

《杜拉拉3》中,拉拉主动离开了工作八年之久的DB,如愿成为C&B经理。老板的下马威,繁重的工作量,下属的不成熟……拉拉疲惫但从认输,逐渐稳固了地位,赢得了尊敬与信任。

拉拉继续说:“我不用查记录,主流的几家公司都有哪些福利,是基本工资比例高还是奖金比例高,肯定不会弄错。”

陈杰见拉拉说的时候,语气很干脆,目光炯炯,显得颇有自信,不由赞许地点点头。

拉拉觉得自己说得差不多了,就停了下来,等着陈杰发问。

说实在的,拉拉对C&B的所知已经超出了陈杰的预计,陈杰不禁暗暗惊讶,他扫了一眼自己的记录,问道:“不同的职能之间,怎么比较贡献度和难度呢?比如财务经理和IT经理,你说谁的贡献更大?又比如IT经理,有软件经理、有硬件经理,谁的工作更难?”

拉拉其实说不清楚这个问题。她深知,自信不自信,会还是不会,对陈杰这样的老鸟,是糊弄不过去的。拉拉稍一思索,老老实实地回答说:“这个我不确定,我朴素的想法是,做工作需要知识、经验和沟通技巧,所以我会从这几个方面去衡量工作难度。比如一个岗位,如果对判断力的要求高,对创造力的要求高,就是难度系数较高的岗

位。如果工作中多数时候是在简单地重复,并且所有的步骤都有章可循,按部就班就是了,那就是难度比较低的岗位。相反,工作环境中不确定的因素多,做决定时缺少现成的依据,一旦做出了决定,影响到的金额较大,就应该是高级别的岗位。”拉拉说罢,心里没底地看着陈杰。

陈杰点点头,他本来也不指望杜拉拉能把定级的依据给讲清楚。杜拉拉也强调自己说的是“朴素的想法”,而这一番“朴素的想法”,陈杰觉得就生手而言,确实不错了。他想了想,笑着问拉拉:“你EXCEL用得怎么样?”

拉拉听他已经换了发问的方向,明显是放过了宽带薪酬制,拉拉暗自松了口气,说:“EXCEL是很强大的工具,我一般使用没问题。我带着一份EXCEL文件的HARDCOPY(硬拷贝),这是我自己的,您想看看吗?我电脑里也有。”

陈杰稍一迟疑,拉拉已经从电脑包里抽出几张打印着EXCEL文件的A4纸,上面布满密密麻麻

的内容,一望而知含有不少公式。陈杰稍微扫了几眼,心里彻底明白杜拉拉打得是一场准备充分的硬战。他想,这个人必定是有无比强烈的愿望,才能支撑着她来做好这样的准备。

陈杰不由好奇地问道:“拉拉,刚才你谈了很多关于C&B的内容,坦率说,超出我的预计,毕竟你没有做过这个。能说一说,你是通过什么途径学习的?”

拉拉坦然地说:“我说的内容,其实都是我在工作中能观察到的。比如公司的薪酬战略、市场定位,这是公司每年都会对员工宣讲至少一遍的内容,我只是比较用心罢了。另外,我看过一些专业书,有机会时也会向同事请教。现在资讯这么发达,只要有心,学习的条件比过去好多了。”

陈杰笑道:“最后一个问题,假如,我们能谈成,你来做C&B经理,头几个月,你是外行怎么能领导好内行呢?”

这个问题是拉拉问过自己无数次的,她感慨地回答道:“陈总监,四年前,当我开始做招聘的时

候,我是一个新手,而我下面的两位主管,反而都是经验不错的熟手,我想,除了自己快速学习以外,最重要的,就是我能把握住工作的重点,能控制住局面,并且,我有我的长处教给他们。假如我现在能来做C&B经理,情况至少比四年前好,我已经对C&B有了一些认识,我还有了很好的带团队的经验,而四年前,我完全没有了解过招聘是什么,我也没有做过经理,我只是个有两名低级别下属的小主管。还有,在我接手广州办装修的时候,我连交换机里有些什么功能板子都一无所知,是供应商教了之后我才搞明白的——可是,那以后我很快被公认为一名一等的行政经理。”

拉拉说罢,看着陈杰,陈杰也明白拉拉的意思——HR在面试的时候,喜欢问STAR,意图就是通过了解一个人过去曾经做得好的有哪类事情,做得不好的有哪类事情,那么,今后他就很可能重复过去的表现,拉拉正是聪明地给了他这样一个以昔日证未来的回答。

冯开岭将出任阳江市下一任市长

29

秘书群体的众生相 不一样的官场教科书

一不做二不休,黄一平把面前的小杯换成大杯,主动给自己倒满,只要有人进来敬酒,他就端起杯子一饮而尽,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忏悔、表白说:“来到这个世界上四十年,在我遇到的所有领导里面,冯市长是最好的一个。我所犯的一切错误,都有愧对于冯市长对我的言传身教。我很惭愧!”

不仅如此,到后来,黄一平还拎着酒瓶和酒杯,主动出击到周围的包厢,逢到熟人就敬酒,也是重复着同样一段陈词:“你们看,我现在都这样了,冯市长还请我吃饭,够意思吧。遇到这样的领导,是我黄一平之福,也是阳城全体人民之福。来,为我们尊敬的冯市长干杯!”

喝到最后,黄一平渐渐眼神散淡,舌头滞重,脚步踉跄得厉害,大家都看出他喝醉了,就劝他不要再喝,甚至有人上来夺他的酒瓶与酒杯。可是,他嘴上仍然一个劲说自己没有醉,还是坚持与人碰杯、干杯。最后,朱洁和汪若虹都不让他再喝了,强行把他搀扶出去,送上一辆出租车。

离开酒店回到家,黄一平死狗一般伏倒在客厅沙发上。汪若虹赶紧打来一盆热水,却看见丈夫浑身颤抖如筛糠一般,刚开始还没有声音,渐渐就听到一阵紧似一阵的抽泣,继而转为放声大哭。

黄一平哭的时候,不停地揪扯着自己的头发,连声斥骂:“傻!傻!真他妈傻!”及至后来,声嘶力竭一样,听了令人汗毛倒竖。

汪若虹虽然并不明白黄一平话里的意思,也不完全懂得近来发生的那些事情的来龙去脉,可是有一点她却看得真切,黄一平今晚其实是有意思把自己喝醉。眼下即使这样,貌似已经醉得不行,可他的头脑却依然非常清醒。作为一个与之共同生活了十几年的妻子,他比別人更了解自己的丈夫。

看着丈夫痛苦不堪的样子,汪若虹除了叹息与难过,也别无法。

省委突然决定,阳城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冯开岭调任阳江市委副书记、常务副市长,阳江市委常委、常务副市长调任阳城

市委副书记、常务副市长。

换届前夕的这种组织调动,传递的信号非常明确:冯开岭将出任阳江市下一任市长,阳江来人则接替丁松的市长职务。一番风雨之后,冯开岭有惊无险地实现了他的仕途升迁。未能在阳城直接晋升虽说多少有点遗憾,可是,能到阳江易地提拔,不仅不算吃亏,而且还让他捡了一个大便宜。

阳城与阳江,两个同属省直辖的地级城市,前者地处江北,虽说幅员、人口都超过后者,但比之地处江南的前者,经济总量却远远不及,在全省排名更是差距不小。从某种意义上讲,冯开岭由阳城调至阳江,算是糠箩跳进米箩。更为重要的是,阳江政坛环境一向很好,市委、市府等几套班子配合默契,关系也很融洽。因此,十多年来,阳江党政主要领导大都得到提拔重用,现任省委、省府班子里,就有好几位曾在阳江任过书记或市长,甚至还有两位阳江官员,被派到西部、东北边远省份担任省长。于是,省内有一句顺口溜流传甚广:

做了阳江官,等着朝上蹿。

那个曾经摩拳擦掌与冯开岭竞争的张大龙,弄了个狗咬尿泡泡空欢喜——免去市委副书记职务,担任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,副主任一职等待来年人代会选举。年轻的副市长秦众,则如愿被任命为阳城常委,离常务副市长只有两个月之遥。

知道冯市长调动的消息时,黄一平已经在党校上了半个月的班。

那天,正好党校有一期学员结业,黄一平和后勤处一帮人忙着搬椅子摆座位,准备为学员拍摄结业照。

来到党校后勤处,暂时还没有给他分工。处里总共六个正式工作人员,一个处长两个副处长,其他还有两个主任科员。他的被保留的所谓的正科职级,其实也就相当于主任科员,说白了就是一般工作人员。听处长话里的意思,处里的所有工作都有固定分工,目前不宜拆开重新调整,只有等一个老同志马上退休了,他负责的门卫和绿化这两块,才可能交给新来的黄一平。



《中国式秘书》

◆出版社:天津人民出版社
◆作者:丁邦文

《中国式秘书》从小人物着手,从刻画官场中非主流人物日常工作的琐碎细微处着手,披露了官场底层职员真实的工作生活状态。

21

跟袁立传绯闻

听王刚讲述自己的故事



《我本顽痴》

◆出版社:江苏文艺出版社
◆作者:王刚

《我本顽痴》是著名节目主持人、演员王刚迄今为止唯一的个人传记。书中王刚细说自己的成长历程,更深情回顾了自己的三段婚姻、老来得子的种种人生体悟。

我能记住圆子每逢出门前的叮咛。

我能记住圆子提醒我的:当我在外面,难以控制自己脾性时,一定要理会一下她的暗示。

能记住,尽管多数时间很徒劳。

能记住,那曾经的甜蜜,及在甜蜜中的一份“苦缘”。

近些年在网上看到过一些东西,特别是关于我和圆子离婚原因所编的“情节”,让我不得不在这里花笔墨澄清:比如说我们是因为孩子去英国留学的学费而分手的,这个事情实属于虚乌有。

其实,我跟圆子都是很低调的人,不管当初结合也好,离了也好,都是不愿意让大家知道,因为这纯属是个人的事情。人家说了什么,你也不能去反驳,因为你反驳将会掀起又一波波澜,于是我们俩就什么也不说。

话说回来,这种事情一发生,我觉得对圆子特别不公平。离婚对两个人都有伤害,但是对女人的伤害尤其大,十之八九都是如此。

但是由于种种因素,两个人

想白头偕老却不是那么简单、容易的事情。真的,在这儿我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三年前某日要飞上海,正候机呢,忽接到东北挚友吴学刚电话,劈头盖脸就数落我:“大哥,这就是你的不对啦,前嫂子刚从你面前走过,你咋理都不理呢?”

啊?我急忙站起四顾,没她呀?我回头又问:“学刚,我一直在低头看报纸,真没看见啊。”

吴学刚说:“人家说你装没看见,刚才给我打电话,老气横啦!”

——天地良心,可我真没看见啊!

如果允许我客观地发表一些意见的话,我想说,两个人好了在一起,不好了分开,这中间肯定有它的原因。并且,可能存在各种各样的原因。我跟圆子之间也是这样,我们在一起,然后又分开了,其中有属于我们自己的故事,列位看官们大可不必理会八卦杂志上的“故事”。无论如何,我们以一种成熟理性的方式分开了,也许爱情不在,但是那

种感情,那种对以往婚姻生活的共同记忆,还珍藏在我心间。

我是过来人,对感情也算有些经验及教训,所以对于主张两个人在一起最重要、夫妻一出现裂痕就拿孩子做阻拦分手的小“人质”的年轻夫妇,我想说的是,如果两个人经过理性的考虑和长期的试验后发现在一起并不快乐,或者说两个人一直不在一个“频道”上——请记住这个重要的前提,分手未必不是一个好的选择。

一言以蔽之,如果真想避免这种局面的出现,最重要的不是果决离婚,而是在结婚前就持审慎的态度,想好了再结。

2008年夏,一些媒体和网络冒出了我跟某个女主持人的婚讯——我的绯闻终于也铺天盖地了。我至今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弄出来的,而且对这个消息,我这个当事人却是最后才知道:网上消息都已经满天飞了,我还蒙在鼓里。

还有传我跟袁立怎么怎么的。袁立在她那个《正午时分》里还写到我:传我们俩绯闻,怎么可能呢?王老师那人特暴躁。

她就讲一个细节:我们两个共用一个化妆师,但女孩子化妆慢,比如说好6点半她化,7点半化完了,然后就轮到她。我守时来了,或者我晚5分钟,给人留5分钟,推门一看她还在那儿化妆,咻,门一甩我就走了。

那天去昆仑饭店会几个藏界朋友,刚步入咖啡厅,就听耳边一声高喊:“嘿,我的绯闻男友!”听声儿耳熟,回头一看:袁立!

在这个对娱乐圈极尽八卦之能事的年代,没承想,尽管我年届花甲,也没逃得了这个编排。

对于这事儿本身,我倒没有说恼火得不得了,因为我也看到许多类似的事情,这事儿摊到自个儿身上,我也只能自我解嘲。新浪网还找我证实,说王老师你应该出来以正视听。

后来,有一天,忽然谁告诉我,《知音》杂志载有关于你恋爱整个过程的文章。好奇买本回来,一看不禁哑然失笑。除了人的名字单位等“硬件”外,所有的过程,全是跟写小说一样编出来的,太逗了。

但是你又没得反驳,为什么呢?没有一句贬低你的话。